

八旬老人刻印章庆祝建党百年

□本报记者 汪国义 文/图

一把刻刀，一块玉石，一张书桌。81岁的王子义老人，20年前爱上了刻印章和剪纸，在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震救灾、新冠抗疫、国庆70华诞、建党100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他总喜欢创作印章和剪纸作品以作纪念。

《党的光辉照我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定不移跟党走》《幸福不忘共产党》……最近，王子义正忙着创作“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主题印章和剪纸作品。记者现场清点，目前已创作印章42枚、剪纸作品10余幅。书桌上，卧室仅两三平米的阳台，俨然成了他的创作车间，满是印章和剪

纸作品。

王子义的印章多为方型，石材选择以玉石、玛瑙等质地细密坚硬的材质为主。别人刻印章是先将字迹写在纸上，然后拓在印章上，王子义老人却是直接用毛笔或钢笔在印章上写“反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王子义的这番功夫也并非短时间偶然锤炼而成。他的文化不高，仅小学毕业，不到20岁就在广元市昭化手工业综合生产合作社上班。他心灵手巧，随着时代变迁，他的手工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修电筒、配钥匙，到后面的修自行车、修手表、刻章。常年的刻章手艺，也为现在的剪纸、刻印章奠定了不少基础。

30多年前下岗后，王子义闲赋在家中，

又开始重操旧业，钟情于他的刻章、剪纸爱好。他的刻刀是用机床上废弃的车刀加工而成，经过岁月洗礼，已从最初的筷子长，磨短到不足香烟长。王子义喜欢安静，也特别能坐得住，为了一幅作品，他时常要奋战到凌晨一两点，甚至是一个通宵。

虽然文化不高，但王子义比较喜欢学习，最近，他正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部分文章有他密密麻麻的标记和注释。他还将部分内容摘录，并镌刻在印章上。

完成建党百年创作后，王子义还计划进行“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的创作。他说他的作品都是自己收藏，如果有关部门有意收藏，他也乐意无偿捐献。



王子义老人展示他的印章和剪纸作品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印章)



党在我心中 永远跟党走(剪纸)

青川书画家书画作品展 献礼建党百年

本报讯(记者 杨春)近日,广元市青川县美术馆推出线上“青川籍书画家书法美术作品展”,庆祝建党100周年。

在“十四五”规划、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之年,为庆祝建党百年,大力弘扬“两幅标语”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助推青川发展,此次线上展览首推了青川籍书画家段雪朝的20余幅书画作品。书画家心系青川,扎根基层,在青川大地上描青川风物,绘青川美景,讲青川故事。作品抒发着书画家对青川的深情大爱,展示了书画家的诗意胸襟和精气神韵,表达了对青川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该展览可观可赏,值得一看。据悉,青川后期还将陆续线上推出系列书画家的精美书画作品。

“皇泽寺大讲堂”进高校

本报讯(记者 杨春)近日,由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皇泽寺博物馆承办的皇泽寺大讲堂第二期——《绝代女皇武则天之谜》在川北幼专开班。

本次讲座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武则天研究会会长谢元鲁,他围绕“广元作为女皇故里有何根据”“武则天杀女杀子之谜”“武则天为什么能够登上帝位”“什么是武则天真正的千秋功绩”等4个话题切入,引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量史料典籍,从哲先贤留下的诗词歌赋、匠人雕刻的造像和石碑、广元民间流传千年的风俗和传说故事等方面一一阐述,论证“广元是当之无愧的女皇故里”这一史实,为大家揭开了一代女皇的神秘面纱。

此次皇泽寺大讲堂走进高校,给广元本地高校的学子创造了较浓的学术研究氛围,进一步擦亮了广元“女皇故里”的文旅名片,履行了博物馆为市民服务的宣教职责,增大了校馆合作的密度,促进了武则天名人文化与城市建设、文旅产业有机融合。

接下来,皇泽寺博物馆将邀请更多武则天历史文化研究专家走进高校、走进单位,举办更多的与武则天历史文化相关的讲座,推动武则天名人文化与我市城市建设、文旅产业有机融合。

《中国作家》纪实版推出 报告文学《美丽赤化》

本报讯(记者 杨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市利州区作家马晓睿创作的报告文学《美丽赤化》日前在《中国作家》纪实版第六期发表。

《美丽赤化》是以广元赤化这片红色土地为创作背景,用时3年,作者多次深入原利州区赤化镇(该镇于2019年12月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合并到宝轮镇)八村两社区,寻访上百位村民后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

《美丽赤化》分“前言”“这片红军走过的土地”“历史的帆影”“开山辟路的“中国精神”“沸腾的大地”“走进新时代的红色传承”“百年巨变”7个部分,共计40000余字,既描述了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独特历史、现状、发展格局,又忠实记录了一个作家的见闻、感悟。

红色土地养育了一地风物和万千百姓,更孕育了众多流传深远的赤化故事。在她采写的人物群像中,既有乡村致富能手、医生,又有脱贫攻坚带头人和驻村“第一书记”。对路的意义作者也给予了生动地表达,将历史之路与现实之路相交汇,构成了时代的重叠与升华。《美丽赤化》充分书写了赤化人以乡村项目建设为抓手,实现资源、资金、资产要素的聚合,将生产、生活、生态予以深度融合,积极开展乡村振兴、绘就“三农”世界的多彩故事。反映新时代发展中的乡村新气象,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描绘出川北革命老区在新时代变革中的宏伟画面,为未来的历史留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经验、情感与精神。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同步将《美丽赤化》部分内容投向各大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发表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引发广大读者强烈共鸣。云南师范大学在报刊杂志看到这些作品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联系作者将《美丽赤化》部分内容申报2021年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项目,并获得竞赛特等奖。4月2日,《美丽赤化》通过专家评估后,入选2021年度四川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选题项目。

西路军苍溪女战士王永忠传奇



□何国华 宁御洲/文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图

王永忠曾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指导员,弹无虚发的神枪手。介绍她参军的曾是大名鼎鼎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秋,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任荣将军以前是她的部下。

全家四人当红军

王永忠是广元市苍溪县人,1913年8月生于云峰乡一个穷人家。上个世纪初,在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大巴山区,绝大多数成年男子吸食鸦片,“抱女子”——童养媳占女孩子总数的90%。

王永忠也不例外。因为是长女,父母一直把她留在家中作主要劳动力,到20岁的时候,这个“老姑娘”终于被卖到离家30里地的一个乡作童养媳。

因为只让干活不给饭吃,王永忠逃跑过好几次,每次被抓回去,都少不了挨一顿毒打。倔强的王永忠跟着地下党员来到通南巴地区,成为儿童先锋队的第一个成员暨队长,为地下党送情报,为红军大部队筹积粮食,站岗放哨。

“站岗放哨,检查要认真,好爸爸你去参加红军,小乖乖不由你来操心……”唱歌是扩大队伍的好办法,刚开始的时候,参加儿童先锋队的孩子不多,作为队长的王永忠每天拿着法地唱歌作宣传,她的大嗓门儿很快吸引了不少穷困人家的苦命小孩儿,儿童先锋队成员迅速增至200多人。

1932年8月,22岁的王永忠成了红军的一员,介绍她参军入党的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秋。她一入伍就当上了妇女独立团一连连长,带领100多个女兵学习、训练。不到3个月,就练成了弹无虚发的神枪手,不久,王永忠改任指导员,佩上了盒子枪。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王永忠才知道,父亲和两个弟弟也参加了红军。过草地时,王永忠失去了父亲和一个弟弟,唯一的弟弟在西路军被打散流浪回了四川。

强渡嘉陵江天险时,在等待过江的队伍中,王永忠一眼认出了几年没见的父亲。“女儿,一起革命!”父亲只对王永忠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是父女最后一次见面。也许就是这句话,成了王永忠毕生坚守的信念,成了建国后她送子上朝鲜战场、鼓励两个孙子参军报国的动力!“一起革命”,这句话承载的是上一辈的嘱托、下一辈的坚守、祖祖辈辈的使命。

部队跨过嘉陵江的一系列战斗之后,王

永忠同战友们一起走进了饥饿的草地。她的全部粮食,是一个拳头大的布口袋里装着的一把油炸大米。那是中坝、江油一带打仗筹到的粮食,一直没舍得吃。

三次过草地的王永忠第一次就把那撮大米吃完了。第二次、第三次再过草地的时候,没有了粮食,野菜也很难找到,只好一遍遍把布袋翻过来,抖落沾在上面的大米粉末充饥。直到实在抖不下来了,就用舌头舔。

“那个时候肚子好像特别小,舔一点粉末,就能撑着走上好远。”王永忠说。她现在特别怕饿,虽然每顿饭吃不了多少,但一天得吃上四五餐。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的日子热闹得如同过节。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送什么礼物给中央红军的战友,王永忠所在的妇女独立团决定送布鞋。连着干了几日夜,她一个人就做了近百双布鞋。“别的部队还有送草鞋、衣服、毯子和牛肉干的,还是我们做的布鞋最受欢迎。”

三任丈夫都是烈士

王永忠一生嫁了3个男人,她同三任丈夫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到3年,3个丈夫都是烈士。但当被问到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时,她总是斩钉截铁地摇着头:“没有遗憾。”王永忠忠于党,她从不觉得遗憾。

1932年10月,王永忠所在连队来了个叫陈玉高的军事教官,陈是河南人,教女战士们拆枪打枪,没想到陈教员成了王永忠第一个丈夫。

一天晚上,部队通知王永忠去开会,会上组织安排她与陈教官结婚,唯一的仪式是给几个领导倒了一杯茶。婚后,他们俩住到了一起。谁知第二天,陈玉高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1936年红军西征时,王永忠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经组织安排,王永忠和马金六结了婚,马是陈玉高的河南老乡,在红九军当干部。

结婚3天后,西路军在甘肃倪家营子与数倍于敌的马匪军展开激战,王永忠右腿和右臂中弹负伤昏迷,马金六牺牲了。

“他是回族人,家离少林寺不远”。2000年,根据奶奶王永忠记得的唯一线索,一心想要寻根的孙子马国军去河南寻找爷爷老家的亲人,在河南待了半年却一无所获。

漫长的战斗过程已经模糊了,王永忠只记得昏迷醒来是夜里。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已怀了丈夫的骨肉。朦胧中,她看见敌人正在检查有没有活着的红军,“一刀戳死一个”。所幸的是,她身上盖着一具尸体。屏住呼吸,终于等到敌人全部离开。

她用尽力气掀开死尸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负了重伤,根本没法走路,唯一念头就是向前爬。天快亮了,爬了不知多久的王永忠终于看见前面的山洞里有火光。一步一挪爬过去,她对着洞里喊:“救救我……”

一个70多岁的老头走了出来:“你是红军……”

“求求你……”王永忠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洞里又走出一个老太太,看见血肉模糊的王永忠,老太太眼泪掉了下来,两个人把王永忠抱到了他们家的地窖里。

好心的老人冒着马匪军挨家挨户搜查的危险,收留下了奄奄一息的王永忠。老两口

靠采草药换粮食为生,懂得一些简单的卫生知识。他们用草药替王永忠冲洗,包扎伤口,虽然伤口几年后还在流脓,打断的右手直到解放后才真正接好,但总算是保住了王永忠的性命。

藏了七天七夜,风声似乎没那么紧了,王永忠才出了地窖,留在这户石洞人家住下来。老两口是唯一的知情人,他们对外一致的说法是,膝下无儿无女,所以收了个乞讨来的哑女做干女儿。

那段时间,王永忠给附近的淘金人干针线活时,都会用锅底的黑灰把脸抹黑,戴上羊皮帽子,穿上件烂皮袄,装成哑巴。在给一户人家做活的时候,王永忠无意中听到了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想放声痛哭又不敢出声,只好“强忍眼泪,呜呜呀呀地对天大叫几声”。

9个月后,王永忠难产三天三夜,终于在第三天天色刚黑的时候生下一个血乎乎的肉团,小名取为“黑娃”。

3年里,老两口先后去世,王永忠也离开了那个救命的山洞。带着一个小帐篷,她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干针线活挣钱,吃百家饭的“黑娃”在流浪途中渐渐长大。

王永忠的第三次婚姻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解放战争期间,王永忠仍然带着孩子在甘肃流浪,走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遇上了一个姓王的解放军。王永忠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知道别人都叫他“王司令”。一起生活的两年多里,“王司令”带给王永忠最大的幸福,是修了一间砖房,那是她长征以来住过的唯一可以叫做“房子”的地方。两年后,丈夫在剿匪作战中死了,她从此再不嫁。

解放后,王永忠定居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90年迁回苍溪县云峰公社和平大队。

儿孙继续保家卫国

王永忠保存的证件里,有一张1963年颁发的优待证,她被列入“牺牲病故失踪军人家属”,每月补助10元。王永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作为哪一个丈夫的家属享受的这项待遇,因为,那3个男人都是烈士。

1987年,王永忠的红军身份终于得到了认定,作为宝贝放在枕头下面的,还有她的伤残证,上面写着“二等乙级伤残,骨折,右肘关节功能丧失”。

王永忠唯一的儿子“黑娃”和两个孙子都曾经是军人。

抗美援朝的时候,“黑娃”马登云23岁。马登云本来只想安安稳稳地当个农民,种田收粮、结婚生子,但母亲说“年轻人就要当兵”,鼓励他走上了朝鲜战场。

上甘岭战役前夕,侦察班长马登云在一次执行任务返回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失去了左臂,回国后被评为一等乙级伤残军人。

在王永忠的坚持下,大孙子马山虎去了西藏边防部队当兵。小孙子马国军1994年高考离大学录取线只差0.5分,又是奶奶鼓励他去当兵,后从北京军区炮兵部队退伍。

晚年的王永忠,把徐向前元帅家人送的一床毯子,还有西路军老红军光荣证以及任荣将军寄来的问候信和一枚瓷质毛主席像作为宝贝,轻易不拿出来示人。70多年来,相信党、跟党走,是她“认准的生死”。

2008年,95岁的王永忠走完了她坎坷而又曲折的一生。

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何国华

一位思想家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有希望和未来的民族。

广元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是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的集结出发地。这片光荣的红土地,走出了6位中央委员和18位共和国将军,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年,47000多名广元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踏上了金戈铁马的生涯。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闯过硝烟烽火,出生入死,跃马横枪,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壮歌。于是,在我们儿时的憧憬中,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中年的奋斗中,续写着红色的故事;在老年的回忆中,映照红色的辉煌……

广元红色文化底蕴厚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多,经历的战役多,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和红色文化遗存,留下了徐向前、李先念、陈昌浩、王树声等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充分挖掘广元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融合红色文化的精神血脉和基因,使之成为广元人民代代传承的情感依附、精神归宿、前行动力、胜利保证,从而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经济优势,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软实力”作用,是我们作家和党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2012年起,我追寻广元红色的足迹,撰写了《缘结红军将领的广元女儿们》《浴血祁连山的广元女儿们》《寻找广元最后的女红军》《我历史上第一位女当兵》《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熊国炳:彪炳千秋的巴山英雄》《浴血晋绥的八路军电台女台长》《九死一生的广元红军兄弟》《跟着父母一起当兵》《战火中走出的开国将军》《八路军儒将安征夫》《将军一战壮国威》《我军第一支水兵连》《战火中的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走出小镇的老红军》《少共国际先锋队的铁血岁月》《江城记忆》《李先念与红军战士的草鞋情》《中国红军与俄罗斯姑娘》《红军女团陶淑良魂断祁连山》等50多篇红色文章,先后发表在《解放军报》《军事史林》《百姓生活》《党史纵览》《党史文汇》《党的建设》《文史天地》《党史信息报》等媒体上,20多篇被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党史网转载,先后获甘肃红军西路军征文一等奖、重庆市第十七届期刊好作品一等奖。

广元的红色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富矿,更是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品味这些红色历史,你会情不自禁想起红军的光辉业绩,你会想到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你会时刻不忘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理想追求,从而唤醒我们的红色记忆,收获盎然前行的力量。

走进红色岁月,走进红色人物,走进红色土地,如同走在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在了革命先烈的血脉中,从而激励我们用红色的激情去拥抱时代、拥抱事业、拥抱人生。

让我们一步一华章!一步一辉煌!